



## 层次叠置的语法表现\*

——以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特征为例

徐宇航

**提 要：**处于语言接触地带的惠东闽语在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上展现多层叠置特征。论文运用语言接触、层次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描写惠东闽语复杂的持续体貌形式，并论证这些形式源于与惠东闽语历史来源、地理分布关系密切的闽、客方言。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的多层分布状态对与其同处接触地带的汉语方言具有类型意义。论文亦为层次分析法作用于语法研究提供个案参考。

**关键词：**惠东闽语 持续体貌 语言接触 层次分析

### ○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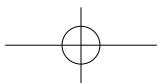
本文关注惠东闽南方言（下称“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的多层次分布现象。广东惠东县港口区位于稔山半岛最南端，以闽南方言为主要流通方言。县内还有粤、客、军话等多种方言，居民多具闽、粤、客等多方言能力。据《惠东县志》，惠东港口宋代末年已有潮州、海丰一带渔民迁入，元代初期港口渔港已见雏形，明代有福建渔民南下定居，清代则属平海古城管辖的军事要塞。港口1959年从平海分立，区内有暗街、南社、新村、新寮、大园、东海、大澳、寮家、港一九个自然村。<sup>①</sup>《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并无描写惠东闽语，潘家懿（2000）曾简要描述了该方言音韵特点及方言性质，认为惠东闽语属惠东南片（亦称“沿海片”）方言，是盍家渔民所讲闽南方言，也称“瓯船腔”。

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现象尚无相关论述，其他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则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黄丁华（1958）、杨秀芳（1992）、李如龙（1996）、施其生（1996，2013）、王建设（2004，2010）、连金发（2005）、林天送（2006）、林颂育（2008，2009，2010）、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陈曼君（2017）、徐宇航（2022）等，皆从共时、历时角度分析了不同区域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其中施其生（2013）综合讨论福建、台湾、广东、海南11种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现象，将闽南方言持续体貌分为“动作持续”“状态持续”与“事件持续”三类，并定义“动作持续”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状态持续”为动作所形成的状态或动作所形成的状态性结果的持续，“事件持续”为句子所述事件的持续。论文还指出闽南方言动作持续常以“持续标记+V”表示，状态持续常以“V+持续标记”和“动词重叠”表示，事件持

收稿日期：2021-11-03；定稿日期：2023-01-05。

\* 本文为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项目（MYRG2020-00059-FAH）及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万历本潮州方言戏文语法研究”（FJ2023B029）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供精湛修改意见，文中疏漏，责在作者。

① 参《惠东县志》页83、256-257、269。





续常以“VP+持续标记”表示，三类持续体貌中的“持续标记”形式则不同方言各具差异。<sup>①</sup>该文还指出广东西部雷州及海南地区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系统、形式来源与福建-台湾-潮汕片闽南方言存在较大差别。处于“福建-台湾-潮汕”与“雷州-海南”闽南方言中间地带的惠东闽语承东西之别，具有雷琼闽语与福建、粤东闽语持续体貌差异的过渡特征，又与客、粤方言深度接触。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的研究，可补全东西闽南方言持续体貌差异的中间状态，亦可丰富语言接触、层次竞争的事实与理论。

## 一 惠东闽语的持续体貌

施其生（2013）综合11种闽南方言例证，将持续体貌三分，这种分类在闽南方言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以三分法为框架，考察惠东闽语的持续体貌特征。<sup>②</sup>

### 1.1 动作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

动作持续指谓语动作本身的持续，也称为进行体，闽南方言一般以“方所介词结构及其简省形式+动词”表示，惠东闽语动作持续形式为 $[to^{35-223}] + V$ 或 $[to^{35-223} hi^{53-35}] + V$ ，持续标记为方所介词结构 $[to^{35-223} hi^{53}]$ 及其简省形式 $[to^{35}]$ ， $[to^{35-223} hi^{53}]$ 或 $[to^{35}]$ 与动词构成一个韵律单位，句中读前变调，当地习惯写作“在许”“在”，如：

(1) 伊还了 $[to^{35-223} hi^{53-35}]$ 哭。（他还在哭。）

(2) 伊正 $[to^{35-223}]$ 写信。（他正在写信。）

带宾语句式中，动作持续形式 $[to^{35-223} hi^{53}]/[to^{35}] + V$ 后可还加下文所述的状态持续标记 $[kin^{55}]$ ，形成 $[to^{35-223} hi^{53}]/[to^{35-223}] + V + [kin^{55}]$ 形式，如：

(3a) 伊 $[to^{35-223} hi^{53-35}]$ 食饭。（他在吃饭。）

(3b) 伊 $[to^{35-223} hi^{53-35}]$ 食 $[kin^{55}]$ 饭。（他在吃饭。）

(4a) 伊正 $[to^{35-223}]$ 听收音机。（他正在听收音机。）

(4b) 伊正 $[to^{35-223}]$ 听 $[kin^{55}]$ 收音机。（他正在听收音机。）

(3a)与(3b)都表示“他在吃饭”，(4a)与(4b)都表示“他正在听收音机”，其中(3b)(4b)就是方所介词结构与持续标记共现的句式。当带宾语句式出现时，惠东闽语方所介词结构与持续标记共现的形式较仅出现方所介词结构的形式更为常见。

① 调查发现，较之“动作持续”“状态持续”，“事件持续”句末标记常带有除了持续特征的其他语气功能，因此“事件持续”典型性不如“动作持续”“状态持续”，特此说明。

② 本文惠东、潮州、广州、东莞方言为田野调查所得，惠东主要发音人林荣业，男，1949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世居惠东港口，曾任当地小学校长。惠州客家方言、惠州粤方言参考《惠州市志》（页4394、4419），并调查核实；普宁客家方言参考《普宁县志》（页672），并已核查；陆河客家方言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话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梅县客家方言参林立芳（1996）；泉州闽南方言语料参考李如龙（1996）；汕头方言参施其生（1996、2013）；漳州、海丰、遂溪、文昌闽南方言语料参施其生（2013）。特此说明，下文不赘。



带宾语句式的动作持续形式 $[to^{35-223} hi^{53}]/[to^{35-223}] + V + [kin^{55}]$ 还可进一步简化成 $V + [kin^{55}]$ , 如:

(3c) 伊食 $[kin^{55}]$ 饭。(他在吃饭。)

(4c) 伊正听 $[kin^{55}]$ 收音机。(他正在听收音机。)

$V + [kin^{55}]$ 与 $[to^{35-223} hi^{53}]/[to^{35-223}] + V$ 、 $[to^{35-223} hi^{53}]/[to^{35-223}] + V + [kin^{55}]$ 句义无别, 唯发音人认为 $V + [kin^{55}]$ 句式“语气上不耐烦, 着急时才说”, 具有语用场合特殊性。

## 1.2 状态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

状态持续指谓词动作所形成的状态或结果的持续, 因与谓词关系的差别, 状态持续还可细分为“动作状态持续”“结果状态持续”和“伴随状态持续”。动作状态持续指由动作所形成状态的延续, 属于最为典型的持续体。惠东闽语“动作状态持续”以 $V + [kin^{55}]$ 表示,  $[kin^{55}]$ 为持续标记, 与其前动词组成一个韵律单位, 语流中有些发音人会快读为 $[in^{55}]$ , 句中一般不变调, 句末有时读低降调21, 如:

(5) 门开 $[kin^{55-21}]$ , 内底无侬。(门开着, 里面没人。)

(6) 伊颂 $[kin^{55}]$ 蜀件红色衫。(他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

结果状态持续指谓词动作义已淡化, 句子持续状态为动作所形成的结果, 这种持续体貌也称为“存续体”或“成续体”<sup>①</sup>。惠东闽语结果状态持续形式主要是 $V + [kin^{55}]$ ,  $[kin^{55}]$ 为持续标记, 如:

(7) 墙壁挂 $[kin^{55}]$ 蜀幅画。(墙壁上挂着一幅画。)

(8) 眠床困 $[kin^{55}]$ 个侬。(床上躺着一个人。)

当句式不带宾语时, 惠东闽语结果持续形式 $V + [kin^{55}]$ 后还可加 $[to^{35-223} li^{21}]$ <sup>②</sup>, 整个句式为 $V + [kin^{55}] + [to^{35-223} li^{21}]$ ,  $[kin^{55}]$ 与 $[to^{35-223} li^{21}]$ 共现, 如:

(9) 行李还了放 $[kin^{55}] [to^{35-223} li^{21}]$ 。(行李还在这放着呢。)

(10) 番茄洗好放 $[kin^{55}] [to^{35-223} li^{21}]$ 。(西红柿洗好了放着吧。)

伴随状态持续指持续状态后出现另一事态, 持续状态是后一事态密不可分的伴随结构<sup>③</sup>。类似其他闽南方言, 惠东闽语也以“重叠”形式表示。具体而言, 惠东闽语重叠持续形式可细分两类, 第一类为动词加持续标记后的重叠 $V + [kin^{55}] + V + [kin^{55}]$ , 如:

(11) 讲 $[kin^{55}]$ 讲 $[kin^{55}]$ 伊就哭起来。(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

(12) 食 $[kin^{55}]$ 食 $[kin^{55}]$ 食出蜀眼钉出来。(吃着吃着吃出一颗钉子来。)

第二类为动词加词尾后的重叠 $V + [a^{33-34}] + V$ ,  $[a^{33}]$ 为词尾成分, 具有拉长前音节、间隔所重叠动词的韵律

① 参刘丹青(2008: 467)。

②  $[to^{35-223} li^{21}]$ 为 $[to^{35-223} hi^{53-21}]$ 的弱化。

③ 参施其生(2013)。



作用，无实质表义功能，如：

(13) 恁唱[a<sup>33-34</sup>]唱做呢又停去呢？（你们怎么唱着唱着又停了？）

(14) 我困[a<sup>33-34</sup>]困乞个雷公响醒。（我睡着睡着被雷声惊醒了。）

### 1.3 事件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

事件持续指句子整个谓词结构所形成的持续，也称为“情况持续”。惠东闽语事件持续也以“VP+句末助词”表示，句末助词形式为[le<sup>21</sup>]，如：

(15) 天还了早[le<sup>21</sup>]。（天还早呢。）

(16) 伊咄无落班[le<sup>21</sup>]。（他这会儿没下班呢。）

在(15)与(16)中，“天还早”表示天色尚早的客观情况，“伊咄无落班”表示他还没下班的客观事实，两个结构皆无体现这种客观事实情况是否持续，句末助词[le<sup>21</sup>]承担了体现情况持续特征的功能，因此在(15)与(16)中，[le<sup>21</sup>]具有持续标记的功能。

事件持续可与动作持续共现，形成[to<sup>35-223</sup>]+V+[le<sup>21</sup>]结构，如：

(17) 伊正[to<sup>35-223</sup>]做功课[le<sup>21</sup>]。（他正在工作呢。）

事件持续也可与状态持续共现，形成V+[kin<sup>55</sup>]+[le<sup>21</sup>]结构，如：

(18) 我十年前个衫裤咄还了颂[kin<sup>55</sup>] [le<sup>21</sup>]。（我十年前的衣服现在还穿着呢。）

事件持续还可和动作持续、状态持续共现，形成[to<sup>35-223</sup>]+V+[kin<sup>55</sup>]+[le<sup>21</sup>]结构，如：

(19) 伊还[to<sup>35-223</sup>]点[kin<sup>55</sup>]灯[le<sup>21</sup>]。（他还在点着灯呢。）

### 1.4 惠东闽语三类持续体貌形式与分布

综上，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丰富，标记多样，呈现多层叠置特征，分布情况如表1。

表1 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分布

惠东闽语持续体貌		层次一	层次二	层次三
动作持续		[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to <sup>35</sup> ]+V	[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to <sup>35</sup> ]+V+[kin <sup>55</sup> ]	V+[kin <sup>55</sup> ]
状态持续	动作	V+[kin <sup>55</sup> ]		
	结果		V+[kin <sup>55</sup> ]+[to <sup>35-223</sup> li <sup>21</sup> ]	V+[kin <sup>55</sup> ]
	伴随	V+[a <sup>33-34</sup> ]+V	V+[kin <sup>55</sup> ]+V+[kin <sup>55</sup> ]	
事件持续		VP+[le <sup>21</sup> ]		

表1可见，惠东闽语动作、状态持续皆有二种或两种以上形式，事件持续则仅有一种表达，有别于动作、状态持续形式。“层次分析法”通过剖析文白异读等音类叠置现象，考察其与周边方言、汉语史之关

系，从而判断音类来源及形成时间顺序。这种分析方法在音韵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有效解决了汉语各方言，特别是历史层次复杂的东南方言中诸多音韵问题。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的多层分布现象，为层次分析法讨论语法现象提供了素材与可能。运用层次分析角度比较惠东闽语持续形式，可理清多层分布背后的语言接触问题，明确错杂叠置的持续体貌形式与标记的来源。

## 二 惠东闽语持续形式的来源

如上文所述，惠东地区通行闽、粤、客等多种方言，因此考察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的来源，在观察谱系一致闽南方言持续特征的同时，须细致比较该地区其他方言的持续体貌状态。

### 2.1 动作持续形式的来源

惠东闽语动作持续形式由 $[to^{35-223} hi^{53}]/[to^{35}]+V$ 到 $[to^{35-223} hi^{53}]/[to^{35}]+V+[kin^{55}]$ ，再到 $V+[kin^{55}]$ 的三层分布，展现了持续形式从“方所介词结构”走向“持续标记”的演变。其中，方所介词结构表动作持续是福建、潮汕等地闽南方言，乃至整个闽方言系统的常态分布，查阅《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066对动作持续体貌“他吃着饭呢”<sup>①</sup>的描写可见，整个闽语系统，福建闽东、闽中、闽南、闽北地区及台湾闽南、广东东部潮汕区域，皆以“方所介词结构+V”形式表示动作持续体貌，如泉州方言以 $[tu^{22} lɿ^{55}]/[lɿ^{55}]+V$ 表动作持续，潮州方言以 $[to^{35-223} hɿ^{53}]/[to^{35}]+V$ 表动作持续。同时，观察泉州、潮州方言持续形式可知，两地方言皆可用方所介词结构的简省形式（即 $[lɿ^{55}]$ 和 $[to^{35}]$ ）表持续，但所选择的简省成分不同。泉州方言 $[lɿ^{55}]$ 相当于方所词而潮州方言的 $[to^{35}]$ 相当于介词。惠东闽语的 $[to^{35}]$ 音形明显同于地缘上更为接近的潮州方言，属介词成分。因此，惠东闽语表动作持续的 $[to^{35-223} hi^{53}]/[to^{35}]+V$ 源于闽南方言内部，更准确地说，源于粤东潮汕闽南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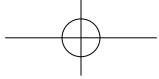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由持续标记 $[kin^{55}]$ 与表方所介词结构 $[to^{35-223} li^{21}]/[to^{35}]$ 的音义差异可知， $[kin^{55}]$ 并非源于方所介词结构。故而 $[to^{35-223} hi^{53}]/[to^{35}]+V+[kin^{55}]$ 为混合持续形式，由“方所介词结构”加“持续标记”组成。 $V+[kin^{55}]$ 则是方所介词结构与持续标记形式竞争的进一步发展，此时方所介词结构已消失，动词加持续标记表示动作持续。与惠东闽语谱系一致的福建及粤东闽南方言，并无“方所介词结构+V+非方所结构持续标记”的动作持续形式，更无单纯的“V+非方所结构持续标记”形式。观察惠州境内的粤、客方言，其动作持续则皆有“V+非方所结构持续标记”形式，如：

惠州客家方言：佢食等饭。（他正在吃饭。）

惠州粤方言：佢睇紧书。（他正在看书。）

由惠州本地粤、客方言的动作持续形式可见，惠东闽语“V+持续标记”的动作持续形式与粤、客方言表现一致。因此单从动作持续形式看，惠东闽语“V+持续标记”或源于粤语，或源于客家话。“方所介词结构+V+持续标记”中的“持续标记”，亦与客、粤方言关系密切，是持续标记进入“方所介词结构+V”形式的表现。

<sup>①</sup>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将该例句称为“进行体”，实则与本文所言“动作持续”相对应。



## 2.2 状态持续形式的来源

### 2.2.1 动作、结果状态持续形式的来源

如上文所述，惠东闽语状态持续可再细分为动作状态持续、结果状态持续与伴随状态持续。其中，动作状态持续以“V+持续标记”形式表示，结果状态持续以句式有无宾语为条件，有宾语句以“V+持续标记”表示，无宾语句以“V+持续标记+方所介词结构”表示。“V+方所介词结构（及其简省形式）”表动作、结果状态持续是闽南方言惯用的表达，如：

泉州：门开[lɿʔ<sup>21</sup>]，里面无依。（门开着，里面没人。）

行李野（各）放[lɿʔ<sup>21</sup>]。（行李还放着呢。）

潮州：门开[to<sup>21</sup>]，内底无依。（门开着，里面没人。）

行李还放[to<sup>21</sup> ko<sup>21</sup>]。（行李还放着呢。）

泉州方言的[lɿʔ<sup>21</sup>]和潮州方言的[to<sup>21</sup>]为“方所介词结构”简省形式，与上述动作持续的形式同源。惠东闽语则无单纯的“V+方所介词结构简省形式”，句中无论有无“方所介词结构”，状态持续皆须出现持续标记[kin<sup>55</sup>]。因此惠东闽语动作、结果状态持续表示方式异于谱系一致的福建、粤东闽南方言。考察与惠东闽语地缘关系密切的客家方言可知，惠州客家方言同样有以“V+持续标记”表动作、结果状态持续的句式，如：

惠州：桌头放[ten<sup>31</sup>]一盆饭。（桌子上放着一盆饭。）

这里的[ten<sup>31</sup>]作用同于惠东闽语[kin<sup>55</sup>]。除了惠州客家方言，梅县、普宁、海陆<sup>①</sup>、陆河客家方言皆有“V+持续标记”的状态持续形式，如：

梅县：外背落[ten<sup>31</sup>]雨。（外面下着雨。）

海陆：面沥青走[ten<sup>31</sup>]/[nen<sup>31</sup>]出来。（脸色发青地跑着出来。）

普宁：坐[ŋin<sup>42</sup>]看好，还系企[ŋin<sup>42</sup>]看好？（坐着看好还是站着看好？）

陆河：待[ŋin<sup>24</sup>]，唔好动！（站着，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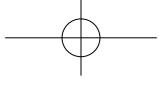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从梅县、惠州的[ten<sup>31</sup>]到海陆的[ten<sup>31</sup>]/[nen<sup>31</sup>]、普宁的[ŋin<sup>42</sup>]、陆河的[ŋin<sup>24</sup>]，语法作用一致，可视为同源持续标记语音分化（[ten]>[nen]>[ŋin]/[ŋin]>[kin]）的结果<sup>②</sup>。而同样分布于惠州地区的粤方言在动作、结果状态持续的表现上，则与客家方言、惠东闽语不同。惠州粤方言虽也以“V+持续标记”表动作、结果状态持续，但标记形式多用与[kin<sup>55</sup>]音义差距较大的[tsy<sup>53</sup>]，常写作“住”，如：

惠州：你睇[tsy<sup>53</sup>]书。（你看着书。）

观察惠州临近地区粤方言，动作、结果状态持续也多为“住”类标记，如：

① 海陆客家话语料参考江敏华（2013）。台湾的海陆腔客家话源于广东海陆客家话，其谱系在学界不具争议，故台湾海陆客家话的持续标记用法可作为海陆丰客家话例证。

② 温昌衍（2015）也曾论证，客家方言中写作[ten][nen]（即“等”）的持续体标记，皆为“紧”音变的结果。



东莞：佢着[tsi<sup>22</sup>]一件红色衫。（他穿着一件红色衣服。）

广州：门开[tsy<sup>22</sup>]，入边无人。（门开着，里面没人。）

可见，临近惠东闽语的粤方言动作、结果状态持续标记形式与惠东闽语有较大差异。基于此，较之粤方言，惠东闽语动作、结果状态持续标记与各地客家方言更为一致，惠东闽语V+[kin<sup>55</sup>]有较大概率源于地缘关系密切的客家方言，是语言接触现象中“语法结构复制”的表现，属实体借贷模式<sup>①</sup>。

惠东闽语状态持续标记[kin<sup>55</sup>]源于客家方言的结论亦可为动作持续标记[kin<sup>55</sup>]的来源提供参考。由上文描写可知，标记[kin<sup>55</sup>]用于状态持续已非常成熟，所有状态持续句式皆应出现[kin<sup>55</sup>]，而动作持续则主要由“方所介词结构+V”表示，“方所介词结构+V+[kin<sup>55</sup>]”仅用于带宾语句式，“V+[kin<sup>55</sup>]”则仅用于特殊语境。这种尚不成熟的动作持续表示方式应是状态持续形式与标记扩散的结果。该扩散用法鲜见于其他闽方言，是惠东闽语复制客家方言持续标记后的进一步发展。

### 2.2.2 伴随状态持续形式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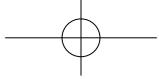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不同于动作、结果状态持续形式，惠东闽语伴随状态持续主要以两种形式的“动词重叠”表示。V+[kin<sup>55</sup>]+V+[kin<sup>55</sup>]实为动作、结果状态持续形式的重叠。由上文可知，持续标记[kin<sup>55</sup>]有较大概率源于客家方言，主要见于状态持续句式，并逐渐扩散到动作持续句。因此，从标记形式看，V+[kin<sup>55</sup>]+V+[kin<sup>55</sup>]亦是状态持续标记发展与扩散的产物，其形成亦与闽、客方言接触相关。

V+[a<sup>33-34</sup>]+V则不见于客家方言，而同于谱系一致的闽南方言，福建厦门、漳州，广东汕头、海丰、遂溪，海南文昌等地闽南方言皆有V+[a<sup>33-34</sup>]+V表伴随状态持续的形式，且各地词尾[a<sup>33</sup>]音形基本一致。可见V+[a<sup>33-34</sup>]+V表伴随状态持续在闽南方言内部具有共性。

### 2.3 事件持续形式的来源

惠东闽语以VP+[le<sup>21</sup>]表示事件持续，“VP+句末助词”结构表事件持续在闽方言内部非常一致，但句末助词的形式却大不相同。其中，泉州方言句末助词为[lɿ<sup>21</sup>]、厦门[le<sup>21</sup>]、漳州[tio<sup>21</sup>]、潮州[to<sup>21</sup>]、海丰[tsu<sup>21</sup>]、遂溪[tu<sup>55</sup>]、文昌[lu<sup>21</sup>]。观察惠东闽语的句末助词[le<sup>21</sup>]，由音韵表现可知，其声母为[l]，声调为低降调21，同于福建泉州、厦门方言，韵母为[e]，亦与厦门方言一致。可见，惠东闽语事件持续标记与泉州、厦门方言事件持续标记形式的音韵特征更为接近，有别于地缘更接近的潮汕、海丰方言。简言之，惠东闽语事件持续标记[le<sup>21</sup>]源于泉州、厦门一带的福建本土闽南方言。这种音韵表现的远近差异显示了惠东闽语的形成层次。如上文所述，惠东地区既有来自潮汕、海丰的移民，亦有福建渔民的多次迁入，这种多次叠加的移民特征，让惠东闽语在动作、状态持续形式与粤东闽南方言更为接近的同时，事件持续标记却与福建

<sup>①</sup> 语法结构复制的概念与运作程序参 Heine and Kuteva (2005), 吴福祥(2009), Matthews and Yip (2009), 郭必之、林华勇(2012), 徐丹(2018)。



闽南方言更为接近，呈现持续形式与标记多层次叠置分布特征。<sup>①</sup>

### 三 结语

综上，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呈现多层次叠加特征，正是谱系不同，形成年代有异的各种方言在惠东地区相互接触、磨合的结果，惠东闽语持续体貌表现形式及来源见于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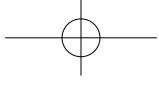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表2 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形式与来源

		持续体貌形式	持续标记	标记来源
动作持续		层次一 [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to <sup>35</sup> ]+V	[to <sup>35</sup> ]	潮汕闽南方言
		层次二 [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to <sup>35</sup> ]+V+[kin <sup>55</sup> ]	[to <sup>35</sup> ] [kin <sup>55</sup> ]	潮汕闽南方言；客家方言
		层次三 V+[kin <sup>55</sup> ]	[kin <sup>35</sup> ]	客家方言
状态持续	动作	V+[kin <sup>55</sup> ]	[kin <sup>55</sup> ]	客家方言
	结果	层次一 V+[kin <sup>55</sup> ]+[to <sup>35-223</sup> li <sup>21</sup> ]	[kin <sup>55</sup> ]; [to <sup>35-223</sup> li <sup>21</sup> ]	客家方言；潮汕闽南方言
		层次二 V+[kin <sup>55</sup> ]	[kin <sup>55</sup> ]	客家方言
	伴随	层次一 V+[a <sup>33-34</sup> ]+V	[a <sup>33</sup> ]	潮汕闽南方言
		层次二 V+[kin <sup>55</sup> ]+V+[kin <sup>55</sup> ]	[kin <sup>55</sup> ]	客家方言
事件持续	VP+[le <sup>21</sup> ]	[le <sup>21</sup> ]	福建闽南方言	

表2清晰展现了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的多层次分布特征及其标记来源。观察表2可知，惠东闽语动作、状态持续体貌皆有两层及两层以上的体貌形式及标记分布。从标记来源归属地数量上看，与惠东闽语持续体貌标记关系最为密切的方言为惠州当地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客家方言，其次为与惠东闽语谱系一致、地缘关系密切的潮汕闽南方言。谱系一致、历史上有移民迁入的福建闽南方言亦在持续体貌上留下痕迹。惠东闽语事件持续标记与福建厦门一带表现一致，显示了惠东闽语与福建厦门闽南方言的历时关系。

惠东地处闽、客、粤等多方言接触地带，方言种类丰富，言语生态复杂，在持续体貌特征上留下了多源层次印记。这种语法层次叠置特征同于音韵层次叠置，可为方言形成的复杂历史提供证据。本文以层次分析的视角考察惠东闽语持续体貌分布特征，是运用层次理论剖析语法现象的尝试，可为分析其他语法现象提供参考角度。语言内部的音韵、词汇、语法特征虽各有分类，但彼此必有相互补足及一致性。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的层次叠置特征对与惠东闽语一样处于多语多方言接触地带的汉语方言，如与惠东位置接近的海丰地区，粤西地区的闽、粤、客语等，具有类型意义，亦为层次分析作用于语法研究提供个案参考，是

<sup>①</sup> 匿名评审专家提及，要证明甲方言的语法形式 M 源自与乙方言的接触，要证明：（1）甲方言自身难以产生 M；（2）乙方言存在近似 M 的语法形式；（3）甲、乙方言发生过接触关系。然而本文的证据不包括 1 这样的材料，似乎作者也难以提出这样的证据。本文赞同评审专家所提接触论证之严谨意见。同时亦认为，汉语诸方言持续体貌的形式类型主要有“持续标记+V”“V+持续标记”两种。以动作持续为例，典型闽方言以“持续标记+V”为持续形式，典型客家方言则以“V+持续标记”为持续形式，这种类型差异可为接触关系的论证提供有力证据。同时，与惠东闽语地缘接近的海丰闽语亦存在与客家方言接触的持续形式，且这种接触以“状态持续体貌”为先（参徐宇航 2022）。谱系一致、地理位置接近方言的类同表现，也可为惠东闽语持续体貌的来源提供平行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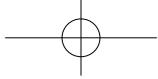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实现将历史层次分析应用到方言语法研究, 让其有更普遍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之举措。<sup>①</sup>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陈曼君 (2017) 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 《语言科学》第4期。
- 郭必之、林华勇 (2012) 廉江粤语动词后置成分“倒”的来源和发展——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为切入点, 《语言暨语言学》第2期。
- 黄丁华 (1958) 闽南方言的虚字眼“在、着、里”, 《中国语文》第2期。
- 惠东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3) 《惠东县志》, 中华书局, 北京。
- 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8) 《惠州市志》, 中华书局, 北京。
- 江敏华 (2013) 台湾客家话动趋结构中体貌有关的成分, 《语言暨语言学》第5期。
- 李如龙 (1996) 泉州方言的体,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香港。
- 连金发 (2015) 早期闽南语中多重功能词“处”的探索: 从方位到体貌, 《东海中文学报》第29期。
- 林立芳 (1996) 梅县方言动词的体,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香港。
- 林颂育 (2008) 《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的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林颂育 (2009) 闽南角美话的持续体标记, 《集美大学学报》第3期。
- 林颂育 (2010) 试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来源, 《语言科学》第4期。
- 林天送 (2006) 《泉州方言语法四百年的演变》,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 潘家懿 (2000) 惠东县方言述略, 《惠州大学学报》第1期。
- 普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1995) 《普宁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的体,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香港。
- 施其生 (2013) 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 《方言》第4期。
- 王建设 (2004) 从明清闽南方言戏文看“着”的语法化过程,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王建设 (2010) 再论泉州话完成体和持续体助词[ɿ<sup>0</sup>]的来源,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门, 87-92页。
- 温昌衍 (2015) 两岸客家话中体助词“等”的语源,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2期。
- 吴福祥 (2009) 语法化的新视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当代语言学》第3期。
- 邢向东 (2022) 论汉语方言学在中国特色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语文》第4期。
- 徐丹 (2018) 甘青一带语言借贷的历史层次及模式, 《民族语文》第6期。
- 徐宇航 (2022) 海丰闽语持续体貌标记的特征与来源, 《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

<sup>①</sup> 历史层次分析法用于方言语法研究的意义亦见于邢向东 (2022)。



杨秀芳 (1992) 从历史语法的观点论闽南话“着”及持续貌, 《汉学研究》第1期。

曾南逸、李小凡 (2013) 从明清戏文看泉州方言体标记“咧”的语法化, 《中国语文》第3期。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等主编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 》, 商务印书馆, 北京。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2009)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Bilingual Acquisi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33.2: 366–395.

##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of Multi-strata Characteristics: Durative Aspects in Huidong Southern Min Dialect as An Example

XU Yuhang

**Abstract:** Huidong Southern Min Dialect locates in the language contact zone, and its durative aspects have multi-strata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strata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multi-strat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rative aspects and to argue that the sources of these aspects are Min and Hakka dialects, which have clos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relationship with Huidong Dialect. The multi-strat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rative aspects and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Huidong Dialect have typological meanings to the dialects that also locate in multilingual zones. This case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with the method of strata analysis.

**Keywords:** Huidong Southern Min Dialect, durative aspects, language contact, strata analysis

999078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xyh2005@gmail.com